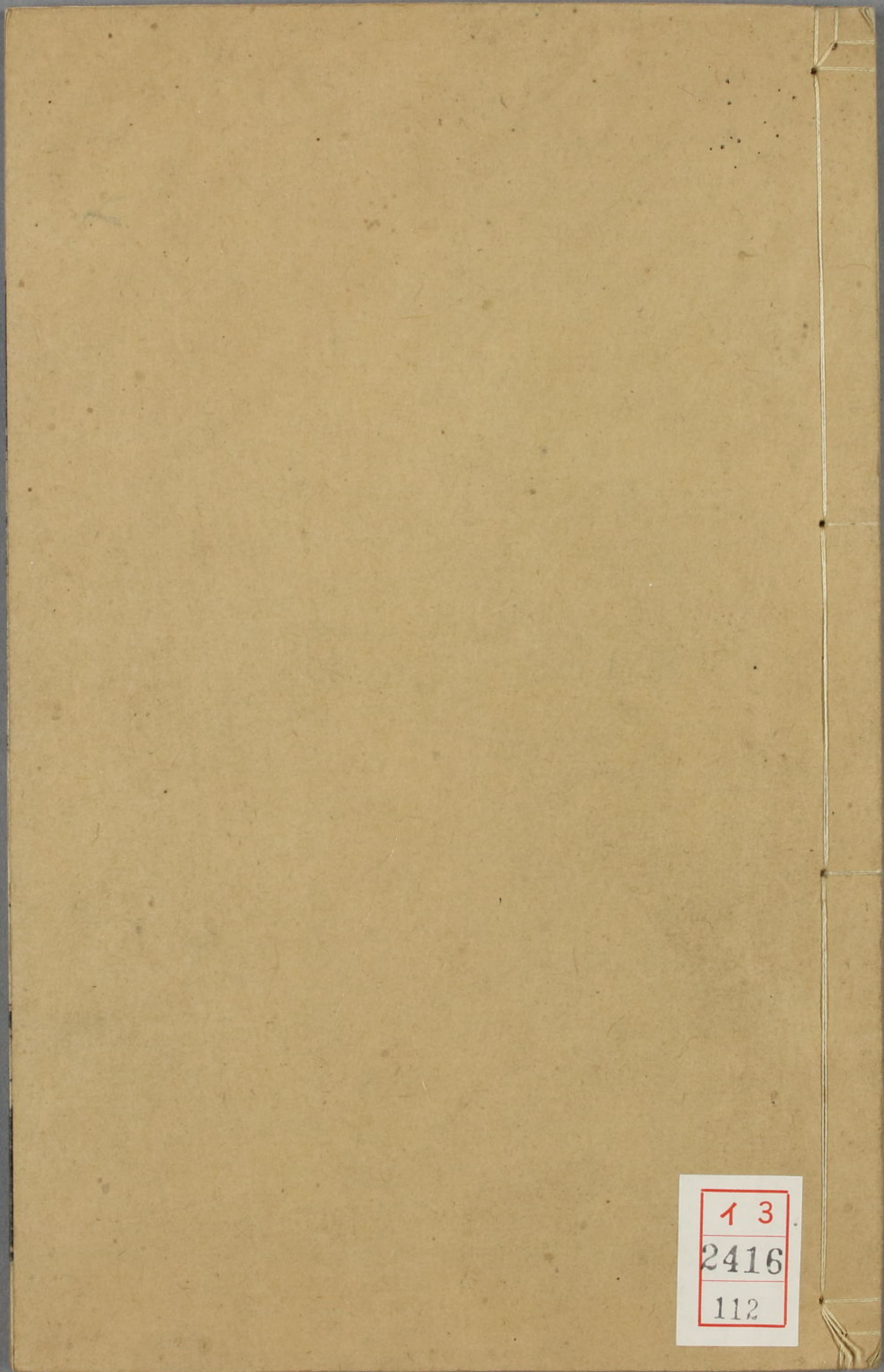




1 3
2416
112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四

半澤文庫

人部三

生子

遺孤

生子一

增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詩曰乃生男子
載衣之裳載寢之牀載弄之璋其泣嚶嚶 禮記曰妻
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至于生子復
使人問之諸侯之禮也 又曰男子初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 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
其子 又曰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
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冢子謂天子之元子也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四

生子

又曰子生三日始負 又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
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髻遺髮也 又曰三
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
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曰自東房而出也
又曰庶人無側室生子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與
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注曰子既生見父父必循其首
也 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尸子曰虎豹之駒
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
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
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置之兒前觀其

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
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焉
淮南子曰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
目也謂遺腹子

生子二

增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拾
遺記曰孔子生之夜有二龍自天而下二神女擎香露
于空中以沐浴徵在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也先
是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
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左傳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 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良兄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良不可後果滅若敖氏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彞母田氏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收養之生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朔生五歲忽失所在經年乃歸母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晉書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

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生成好學有才爲鍾毓立記毓弟問有可與語吏否毓乃稱咸 桓温傳曰桓温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賞遂名之曰温 博物志曰蜀郡諸山蠻曰獠子婦人妊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沉便棄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狗牙各一以爲身飾

生子三

生女

生孫

雙生

背生

原徵蘭

賜穀

左傳

鄭文公

有賤妾

燕姑

夢天吏與已

蘭而

而

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四

生子

三

御之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後漢
書章帝賜熊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一歲著於令
鯉夢熊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一歲著於令
帶賜酒穀梁傳名曰鯉而字伯魚公緩帶下見鯉前孕類一緩
與之乳母二生人與之公告令醫守之生男壺國語勾踐令
而七歲
復歲過期漢書民產子復二歲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平生美事三者並集入翰林宜加金紫知貢舉凝善曰我
香蘭秀草若羅漢聖人則此草錄西域有七枝秀草
祖和修生時九枝
秀草應時而生
虎乳馬噓生左傳伯比若敖卒從

其母育于邠子淫于邠之女生子文焉邠夫人使藥請
夢中虎乳之邠子淫于邠之女生子文焉邠夫人使藥請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之曰歸夫以告遂使收之
女妻伯比是為令尹子文故名下索離國事見孕類有
文無影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
嘉聞其名曰友為之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手曰友遂以名之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
客復人言曾一宿解衣試之此兒不獨言寒可共試之時八
相丙言曾一宿解衣試之此兒不獨言寒可共試之時八
月取同言曾一宿解衣試之此兒不獨言寒可共試之時八
此兒獨服無鶴雛蛇蛇之江章氏夢羽人自楊大年并目中生母
影人咸服無鶴雛蛇蛇之江章氏夢羽人自楊大年并目中生母
託化既生乃一鶴雛蛇蛇之江章氏夢羽人自楊大年并目中生母
生必異追視之則鶴雛蛇蛇之江章氏夢羽人自楊大年并目中生母
尺經月乃落忽墜而視之錄宋崇寧中太母法避之
其母及法帳忽墜而視之錄宋崇寧中太母法避之
他但見蛇耳
之部
夢星望氣庚星入懷而生又蕭長

何感昂星之精張良感劉濟星之精樊噲感狼星之精而
侍者初見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
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累歷牧宰及評為
節度濟為行軍司馬驚救濟從容而出累歷牧宰及評為
朔舊事請濟代父為帥朝廷從之如廁生充問
慶南史范蔚宗始生父達而生蔚宗額為輒傷因小字輒
字公鹿入胎犬銜卵小廣說老子乘白鹿入母胎既
閭三門鼻有雙柱足踏五字手把十文博物志徐君宮
人有孕生卵棄于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鵲倉獵于水
濱銜以歸母覆暖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
長五襲君徐國後鵲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鳩宿戶鶴集庭唐年補錄唐王廷湊始生有鳩數
歷居戎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為留後子孫相繼藩鎮一
百年山堂肆考唐張九齡母夢白象入其門背
庭遂生象臨門籬入室生時父夢白象入其門背

有寶座座上有明珠合璧事類富獻簡公曰王
荆公之生也有籬入室俄失所在後小名籬郎曰王
與我同物恐其似已左傳子同生桓公曰是其生也
也莊子厲人生子恐其似已增黃氣入口赤文
夜半取火視之注厲醜人也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入口
隱背而西陽雜俎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入口
子誕于扶力蓋神瓊胎宮三千七百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
肆考符堅母荀氏生堅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
文隱起曰身遶絳霄胞成紫色絳霄流遶尹喜母夢
草付臣若日飛流滿堂良久乃散南史王敬則母
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
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樹鳴異雀
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庭滿慈鳥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子當以文顯位殆
不高貞觀中為秦川令卒邵氏聞見錄邵康節母李
氏臨晚有慈鳥滿庭人以為瑞是歲康節七歲戲于庭
人部

蟻穴中別見天
有異人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
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
遂生子字曰緇郎崔微也
為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
人冠褐秀爽斯須懷失公遂生後三十七為學士書寢
于玉堂道士來謁稱懷玉山人出一牒閱之寫三十七
命筆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乎道士錦文龍子黃
色龜兒千寶晉四十一帝建興三年抱罕使人產一龍子
山堂肆考宋梅聖俞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通視者
龜兒明朝我婦忽存
母乃生男我子實秀眉
可饜之曰是子虎目豕喙為肩而牛腹豁壑可盈是不
色斑異牙爪皆備即殺之
兒經六日而死母無異
匹練升天
赤身落地漢

書虞升初生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
後至太尉異苑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
頭有一角一脚頭正仰向通
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宋書李顯忠將生有僧教以劍矢置子旁及生時父夢
力絕人官至節度使又曰章得象字希言生時父夢
庭積象笏因
羅于前彬左手提戈取印玉果犀錢宋史曹彬生周
為樞密使相蘇軾洗耳詞犀錢玉果犀角黃錢色似
之故曰犀錢果白
于玉故曰犀錢果白
明珠射感而孕又夢五色雞自空飛下久而化為鶚
飛去遂生西施聞見錄歐陽公在驛陵遊姜嫄廟潛
禱續嗣家人夢一鶴飛來
自云雌鶴果得女甚端麗
春來盈女手梧桐老長孫枝注云言既老而有子孫
亦如梧樹之老而有孫枝
兒孫森森
如立竹
驚目
開顏
程口口文集祖評事生平未

嘗見笑惟長媳始生一孫老嫗報曰
 承旨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
 良上晉梁嬴事見孕類曰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
 罵曰疑所為兄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
 許一男一女公一男一產二女曰姝曰茂楚則以罵為兄一產二子
 生二男一女公一男一產二女曰姝曰茂楚則以罵為兄一產二子
 長今霍氏亦宜一產六人四乳八子山堂肆考老
 以項元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思方氏之女孕而
 不有十一年開左右脅而出者六人其老彭封于韓大
 彭子孫遂以封國為氏論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其
 後子武明皇后黎陽民妻北齊書武明皇后諱昭
 子八武明皇后黎陽民妻北齊書武明皇后諱昭
 衆將討西寇出師之夜后寧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
 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大軍何得以我故輕離
 大軍後漢書黎陽民妻產三男
 一女勅賜乳母穀帛以為休祥

背生有莘聖母

陽翟婦人異苑鮪納有莘氏修己背垢生禹萬高山
 背上出五歲便入此山學道
 為母立祠號曰開母祠云
 生兒山堂肆考摩邪夫人膏生釋迦佛魏志黃初六
 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廿二日在草生男兒從右腋出
 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瘡已愈母在草生男兒從右腋出
 割左腋生從背脅出乃神仙傳老子安全無災無害也
 而白首故謂之孝子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
 英採藥于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
 皮終身無妻產子胸生簡狄山堂肆考商神女
 二人從背脅間出
 遺腹丁卯日泗水王鄭元別傳元狄胸生契
 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漢記泗水戴王前薨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媛內相
 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援
 為泗水王內相史皆下獄

生子四

不圻不嗣詩不圻不嗣無災無害謂妻 不殯不殯禮胎生者不殯也殯裂也 配乃化生易注天地相配乃
乃得化生乃得化生可得乎 棄之不死韓朗字伯奇生三日
母往視之母往視之有氣息乃 神光照室神光照室于荆棘數日兵解
收養及長收養及長舉為孝廉 雀飛入手雀飛入手異苑魏肇之初生有雀
得黃金諸子得黃金諸子名 深媿無勛世說晉元帝生其手占者以為有
封爵之祥封爵之祥 渥水驥渥水驥生也如渥水驥風格當自
使卿有勛使卿有勛 寫弄麀書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于李林甫手書
神有五色珠南史宋史力學有文南唐時舉進士第一

宋復登一金桃為瑞山堂肆考宋陳堯佐母馮氏封燕
甲科再入宮甲科再入宮 桃中狀頭桃中狀頭今有此兆次兒必復作狀頭矣
笑後再入宮笑後再入宮 樓有光景漢青箱記王欽若生時隔岸
金桃為瑞金桃為瑞 金甲丈夫家傳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
生子五

唐李賀詩曰頭玉硤硤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
一雙瞳子翦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 白居易送崔侍
御生子詩曰洞房門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
初生三日魄嫦娥滿月即成珠 又曰豈料鬢成雪方
看掌弄珠 又曰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

又曰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宋蘇軾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曰鬱蔥佳氣夜充間始見徐卿
第二雛剩欲去爲湯餅會惟愁錯寫弄麈書參軍新婦
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
定何如 又賀弟轍生子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
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
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
黃熊駕黑貙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
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蓋子由卯生其子名虎
兒 黃庭堅賀叔彞仲幼子晬日詩曰骨秀已知麒麟

子性仁端是鳳凰雖不騰渥水稱神駿應出岐山作瑞
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翁斷獄多陰
德徑作高門待汝車 朱喬年洗兒詩曰行年已合識
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
冠儒 又曰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歡好笑掀鬚厭兵
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蘇軾賀轍生第四孫
詩曰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
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
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
爛開眼電礲礲峙頭玉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

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矣孰長留五
車書要使九子讀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迨似
我窮達已可卜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

詞宋蘇軾洗兒詞曰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露四坐自
媿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

序唐王勃序曰輝謝家之玉樹接孟氏之芳鄰

啓宋李易安賀人學生子啓曰無午未二時之分有
伯仲兩稽夏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

雙璋錦挑對祿注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
于未張伯稽仲稽兄弟形狀無二白叔
兄弟母不能辨以五采
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遺孤一

禮記曰父沒子幼則以縗抱之焉 □□□不逮事

父母謂少孤也 □□曰不能字人之孤 周禮曰孤

子死王事者之子 漢書曰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之

羽林號羽林孤兒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謂幼君

遺孤二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通鑑曰孫叔敖死無

立錐之地其子負薪于楚 後漢書曰吳祐年二十而

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其父之友謂曰子

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 吳志曰

凌統卒二子皆孫權收養宮中愛遇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之曰此吾虎子八歲令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長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

遺孤三

檀存孤 求姪 通鑑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以假孤代之諸將殺杵臼與孤程嬰匿真孤山中十五年因韓厥復立是為趙武宋史范文忠公鎮兄鎡卒于龍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人體有四乳驗之果然遂名之
抱子於朝 逢友於道 左傳穆嬴日抱太曰百常
抱子於朝 逢友於道 子常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若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南史梁任昉子四人昉卒皆不能自存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與相卹道

逢劉孝標泣然驚曰我當為汝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到溉見其論抵几于地終身恨之
漢帝既臨張禹有託 山公尚在嵇紹不孤 前漢書安疾病車駕臨候禹數視其小子山公在汝不孤矣
遺孤四

原馬謖無恨 蜀志馬謖敗街亭下獄死臨終與亮書曰願深惟殛繇興禹之義雖死無恨亮待其

遺孤若 范汪少孤 晉書汪少孤依于外氏王

喪子一

增禮曰為長子稽顙重正體也 又曰長子服三年庶子不得為子服三年不繼祖與禰故也注明遵一統

喪子二

增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而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又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於土命也夫列子曰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

喪子三 無子 立嗣 祈嗣 並附

原投車 封篋 左傳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自投於車又為母裝斂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至嘗送處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 二子亡 千

金贖 晉書王祥二子烈芳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本土地達也仁與達二子俱有 史記陶朱公中子殺人于楚朱公遣少子齋金千斤贖罪長子請行到楚遺莊生莊生言王將赦長子而後赦長子持弟喪歸朱公曰吾言于王先殺汝弟汝見吾貧苦 無七旬期 為三年服 剛知必殺汝弟汝見吾貧苦 無七旬期 為三年服 潘岳西征賦天赤子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惜惻于子慈注岳子以三月壬寅生五月甲辰天六十餘日也 增出篋囑書 弈碁興 歎通鑑鄒超字嘉賓將亡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之曰此子死已晚矣乃不復念 世說豫章太守顧邵雍之子也 在郡卒雍時盛集賓客與客碁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 天下痛心 亡兒感念 陶侃曰賢子豈有喪明之痛 越騎 駿 遇害 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人部 增 晉書庾亮兒蘇

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固
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歿

于庭中 無子伯道無兒 君卿養友 使伯道無兒知

道鄧攸字也 瑣言樓護字君卿 辱在泥塗 擠於

溝壑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

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又

曰楚靈王公子死曰人之愛其子也有如子乎侍者曰

甚焉小人之老而無 不慮繼嗣 何以勸善 後漢書祭

子知擠于溝壑矣 左傳子娶妾送遵不受曰自以身任

將軍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遵不受曰自以身任

於國不敢應繼嗣之計 左傳子娶妾送遵不受曰自以身任

增立嗣恭承光祿 喬嗣武鄉 後漢書伏恭字叔高

雉文位至光祿無子以恭為嗣 蜀志諸葛亮字伯松

瑾第三子本字仲慎亮未有子求喬為後瑾啓吳王而

遣之以為嫡故改其字亮後 少承叔父 長復本生

自有子喬子攀還復為瑾後

南史宋謝弘微本名密年十歲中繼從叔父峻 晉書

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出繼叔父徙居新安

謐年四十叔父有子 兄子承先 姪孫為後 唐書戴

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兄子承先 姪孫為後 唐書戴

以兄子為後杜正倫無子以兄子承先 姪孫為後 唐書戴

家甥承舅氏 晉書上詔以外姪孫阿新為後 孫繼外

唐書司空圖無子以甥為嗣 祈嗣郊禱出祀 尼阜

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問也 祈嗣郊禱出祀 尼阜

命名詩注姜嫄出祀郊禱履巨人跡有感是生后稷

生孔子頂象 求嗣龍門 祈男漳水 上劉豹事見孕

事見 祈魔母堂 告張仙像 妻廣記觀察使皇甫政與

孕類 祈魔母堂 告張仙像 妻廣記觀察使皇甫政與

棋拈道士彞堅志翟捐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授之遂生兒
年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拈局之一子授焉遂伯生泰

喪子四 無子附

原情所鍾晉書王衍字夷甫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退而歎又曰魏舒字陽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無子娶賈無子左傳晉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子雲無子子雲自竟無子喪後仲宣無後魏志王粲死後一子犯法誅時若在彼不使仲宣無後也

喪子五

原詩晉潘岳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奈何念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髣髴感悼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原賦魏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惟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晚而既歿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露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周庚信傷心賦曰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譴至於繼體多從夭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

金陵喪亂相繼淪沒苗而不秀頻有所悲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悲哉秋氣搖落變衰魂子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秦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難未設桑弧先空柝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邊韶永良孫楚長愁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繼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況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從宦非宜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羈旅

坐長河而暮年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于九泉

哀辭晉潘岳傷弱子辭曰子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嬴博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棄爾予丘林還眺予墳瘞草莽予木森森伊遽古之遐胃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羗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子第十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夕坐於是申旦常以食之不甘客謂予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憩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

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戚焉予對之曰觀其明眸豐
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髫歲而擬觸藩及紉袴而抑折李
靈心摧於毫末慧識挫於跬步豈不傷哉乃為辭曰彼
神蔡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薜華之灼灼寄一朝之
浮淺信歡慰之未幾悼天齡之云及乃變樂而為悲遂
改笑而成泣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五

人部四

祖孫
宗族

叔姪

祖孫一

釋名曰祖祚也祚先也 又曰王父王音旺也家中
所歸往也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臯也
最在上臯韜諸下也 又曰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
孫義如曾祖也元孫懸也上懸于高祖最在下也元孫
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義疎遠呼之乃來也來
孫之子曰音禪孫音禪孫音禪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音孫
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五

祖孫

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 爾雅曰父之考為王父
父之母為王母 惠紀曰内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
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晉灼曰耳孫
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即仍孫
二音相近蓋一號也 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又曰
振振公姓 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又曰續戎祖
考 又曰繩其祖武 書曰垂裕後昆 又曰續乃舊
服以服行事 國語曰紹續昆裔 禮曰抱孫不抱子
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也 又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
治子孫親親也 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

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
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
祖重父母輕 又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謂祖父母
也 又曰銘者稱揚先祖之美也此孝子孝孫之心
列子曰子孫非汝有乃天地之委蛻也 揚雄方言曰
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
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

祖孫二

曾 孔叢子曰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請曰意子孫不
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何

知子思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謂不肖伋
所以大恐而不敢懈夫子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
其克昌乎 應劭曰晉大夫樂書書子鷹鷹子盈書賢
而覆鷹鷹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
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顏氏家訓
曰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
班固書集亦云家孫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
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每侍宴未嘗聞經國
遠圖非貽厥孫謀之道指孫曰此輩必遭喪亡及遵之
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祖孫三 相母

貽謀 弘業 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傳序云弘宣祖業

與吾門 寔謂宗人 魏書陳羣為兒時祖以名之 續乃服

得生靈運 魏略賈詡字文和道過氏羌同行數十里

我家必厚贖之 段熲害也 邊將威震西土故謝假而懼

于氏羌氏羌果不取害也 世說謝元子煥不慧早卒

煥子靈運才藻艷逸元曰 清白楊家 寶田杜氏 漢

書東漢楊煥煥才藻艷逸元曰 清白楊家 寶田杜氏 漢

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史子孫當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

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 唐書柳玭字直清有父

文示戒奢 詩規保世 風嘗作戒奢文以訓子

祖孫

孫陳亞書數千卷名畫數千幅晚年退居有華
講室圖書雜興墳華亭仙客岱雲根
藝為後周書大將軍宋史劉摯字莘老教訓
行實後文藝為先李公披簿丁顗置書後周書李
士當以器識為先
從里第宅相刺史勝妾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
審之來其中縱酒歡譙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
至八千卷且堂肆考丁度字公雅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
為吾子孫度且吾聚書多矣必勤學科從傳曆數
不置莊田漢書路溫舒從祖父傳天文曆數王氏
或問之公曰有子孫不用家極富性善聚書而不置業
孫雖廣置莊田必不守也後三孫野周佐樊並以文
章致大名而隱居清貧
自守曰無忘先人之訓
王父王母公望公才前見

南史王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其孫暉年
數歲而風神聳拔曰公才公望復在此乎
幸登壽考唐書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
梁宰相顧之子曾祖微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
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微語諸客曰余不敢以得位為喜
所幸者壽考今又
有曾孫在吾口前
高帝前帝鑄白髮問孫曰我誰耶曰太翁尚小載著車
丘諸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
中既至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
餘六龍下食文若尚小坐著膝前
吾宗魏志賈逵自為唐書王峻少孤好學祖父習異之曰
曰是子必皆大父行有佳兒稱年史記鄭當時字莊
友皆大父行天下知名之繼相太戊能嗣召公鑑通
士尹相下張憑事見父子類
公虎佐宜王平淮彞故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穆

是皆作宰相 稱為銳將 唐書李栖筠之子吉甫其
馬麟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慨然曰
使吾祖勲業墜地天下乎後屢立戰功稱馬革裹尸慨然曰
扶風王 皆有文學 世作侍中 漢書董仲舒子及孫皆
吳郡陸 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金篋療目
磐石興悲 泣後史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元恒憂
僧以金篋療其祖目夜願見亡目者得視之言遂請七
翁明祖道衡為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
初不流涕 魏墓獻笏 原穀收輿 魏徵五世孫嘗詔問
然詔頗有存否墓對曰惟有意故笏在詔令獻上鄭覃曰
子傳穀有祖年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鄭覃曰
作輿昇祖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汝何收此凶具

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 代為大冊 更闡
是以收之 父感動乃載歸奉養 遺書 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
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姚瑛曾祖察嘗著漢書訓纂而後之註漢書者多竊取
其義以為已說更乃 無忝爾祖 能世其家 梁書沈
興約之孫好學能文武帝令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
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宋史李東之宰相
迎長子明曉典故賜進士屢官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子
太保致仕出都門即幅巾白衣見客子孝基始登第唱
名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耶能世其家可尚也 家
累遷光祿卿年方五十與父同謝事時以比二疏 家
藏賜詔 官重祖勲 唐書李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
靖詔書數函上之 又曰衛次公為兵部侍郎故英公
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召見曰
君之祖勲在王府寧限 扣石移山 登樓賜絹 北山
常格即優補而遣之 祖孫

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寒出入之迂也遂
逐子孫荷擔具畚扣石墾壤運于海北之尾河曲智叟
笑而止之愚公長太息曰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
河曲智叟無以應之南史到溉子鏡早卒孫蓋早聰
慧位尚書殿中郎嘗隨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
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
章假手于蓋因賜絹二十匹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
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但當含飴弄孫

唐書王承元入

朝祖母入見帝命中官禮賚異等

命名百藥

絕孫

五木

唐書李百藥為童兒嘗苦疾祖母趙氏故以百藥
名之王氏彙苑江表年十一好樗蒲祖母為孫

破業廢事遂絕五

李密陳情

虞詡辭吏

晉書李密

木終身不以為戲

洗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辭官

後漢書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

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

心繫遠方

孝通幽顯

齊書

非誦不養國相乃止

宗元

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方輒心痛大病
 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號宗曾子唐書
 劉審理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理
 尚少自鄉里負祖母渡江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
 每有疾必親煮藥嘗而後進元曰
 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
 大澤哭芹西籬
 掘粟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芹而不言殷時九歲知之
 乃于大澤中痛哭忽有芹生于地得數斛歸獻
 又曰劉殷嘗夢人謂西籬下有粟
 掘之得十五鍾以奉養鄉人異之
 孝能代父誠可
 格天孔帖殷寅子亮事祖母如寅在
 有至性祖母盧氏歿負土成墳至冬雪深數尺門
 徑盡沒水火絕六日
 忽地響廬中醴泉出

原舍孫禮記公儀仲子之喪仲子舍其嫡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免焉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腩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注周禮立嫡孫必復其

始左傳畢萬筮仕曰公不留財產列子也衛端木叔子

千金年六十棄家散其始不留財產列子也衛端木叔子

一國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

子孫之年少名孫昔甘茂之孫侯呂不韋言于始皇曰

家之子孫諸不立產業通鑑疏廣歸鄉里以所賜金

侯皆聞之長者勸及身在時為子孫立產業廣曰此金

聖主所賜及身在時為子孫立產業廣曰此金遂字升

卿里門子孫竟至三公吾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遂字

升卿曰見像恭敬休後至吳於太守舍見其庶幾乎遂字

像恭敬不怠乃下分甘以娛萬晉王羲之與謝執硯

涕泣晉書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撫喬首曰所恨

現涕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告喬喬執

泣不改賜官太守勸去王官舉為孝廉敝曰先人

所賜不改也增異人之望衛玠別傳衛玠在五歲時祖太保見

之喜曰此兒神爽聰慧與眾醉呼小子晉書王爽字

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月志歷侍中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小子

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

何小子名以龍孫愉北史後魏王慧龍幼聰慧其祖

風骨之美山堂肆考王鑑七歲諸孫之龍故以名之

中走即對曰游魚半千之裔唐書李泌傳開元中悉

波上禁中有員叔者九歲升座詞辨如注豈可不謹

答難禁中有員叔者九歲升座詞辨如注豈可不謹

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元和尚事追感元和

又曰狄兼謨遷御史中丞帝曰半千孫固當然元和尚事追感元和

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擢用之杜勝以刑部

員外郎閤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必擢用之杜勝以刑部

時排斥奸邪請憲宗監高山深林瑤環瑜珥韓文北

國上德之授給事中

人部

祖孫

平王馬

韓文北

燦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蓋魁傑人也其孫驛
繼祖媚好靜秀端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
送還鄉明父語林程通祖平謫戍延安通上書言臣壯而
微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詞極哀
楚太祖憐之命除其籍驛送還鄉

祖孫五

原詩宋謝靈運述祖德詩曰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兼抱濟物性而不撓垢氛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
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緹對珪寧肯分惠物
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茗茗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
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輟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
康尊主隆斯民又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

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記萬邦咸
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龜暴資神理秦趙欣來
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九州外
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遺情捨塵物貞
觀丘壑美

制蘇軾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曰臯陶邁種
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今某官某
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于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
孫天下無欺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衰衣繡裳
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尚食其

報以康乃後 又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制曰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而上非予承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于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降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垂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于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窅翟蒞副筭尚服享之 又祖炫太子太傅制曰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某

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無疆之慶在某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 又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制曰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增書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牽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家風

增表李密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得終養

叔姪一

增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 疏曰繼世以嫡長先生于父則繼

世者也故曰世父 爾雅曰父之兄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注曰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 又曰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說文曰伯長也 又曰叔作未從小言尊行之小也 又曰兄弟之子皆曰姪 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又曰我有肥羜以速諸父 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又曰伯叔之喪踴不絕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義服恩輕也 漢雋曰養弟之子以爲子也 朱熹語錄曰今人以姪爲猶子亦可以先生爲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

叔姪二

增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史記爰盜傳曰爰盜字絲名重朝廷宦者趙談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說盜曰君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徙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無何時說王曰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其計吳王厚遇盜 曹瞞傳曰曹操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于嵩操患之後逢叔父于路乃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對曰卒中惡風叔以告嵩驚

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于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 魏書曰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談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三
十國春秋曰劉鎮之毅季父也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事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及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 南史曰謝澹字景恒從子晦爲荆

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又曰宋謝瞻幼孤叔母撫育同于親生又曰劉宋黃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

鄉君 元史曰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藏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

叔姪三 伯叔母 從伯叔並附

原談易 焚囊 世說晉王湛字叔重兄弟宗族皆以為初武帝見濟輒曰卿家癡叔因共談易剖析精妙大奇之臣叔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由是顯名晉書謝元當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竹林玉樹字仲容任達不拘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而竹林玉樹字仲容任北阮富而南阮貧為竹林之遊諸阮居道北籍咸居道南預人富而欲使其佳車駟馬曰譬如芝蘭下樹欲使其生于階庭耳 拔柴 推宅 松後

漢書范丹為萊蕪長去官于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丹
拔柴以還之不完載柴將客籛之丹適行還怒勅子
徒有宅數畝田不後漢書范遷字子虛沛國人為司
大位而蓄財立錫之地可餘俸祿以遺後世遷曰君有
無裏言常內集左傳寡人之出叔父無裏言下安曰
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集俄而雪下安曰
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棄我兒活
弟子度晉書鄧攸字伯道永嘉亂走擔其兄及其弟子
可絕應自棄我兒妻泣從之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
妻各有孕弟遠行未返遇歲荒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
孔嚴遂褒薦之太守馬援垂誠王基分封援有誠兄
百戶嚴書叔父子喬爵關侯以報叔父疏求分封二
飯兩頓省病十起食之常攜兄子外甥就食鄉人辭

不能兼濟乃獨往輒舍飯于兩頓歸叶與二子後漢
書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
視而通夕不寐余若是有病雖不省代為請罪戒
以顧名操後漢書許荆武之孫兄子世當報仇殺人怨家
跪曰世無狀相犯答在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乃解劍長
代之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賢何取相侵遂委去
荆後舉孝廉魏志王昶名其姪曰默知其富貴
論以謙恭沈約宋書宗炳問兄子愨所志愨答曰願乘
戶司馬姪光與命處竹林速歸葱肆北史楊愔幼
姪書見叔姪五羣兒爭之愔不動季父暉大嗟異謂客曰
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于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
嘗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督勸諸子曰汝輩但知
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南史呂僧珍
字元瑜孩時相者曰此兒子求官于僧珍僧珍告曰汝等
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兄子求官于僧珍僧珍告曰汝等

自常分但當速歸
過而寒溫知其憂悴汝南說王
不候脫時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
元感與約恩義再拜曰誠如聖旨帝微約入朝中分
為叔手元感再拜曰誠如聖旨帝微約入朝中分
財產對掌誥命後漢書薛包有至行其財產奴婢引出
老病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貧惟自乳愛過所
取唐書元德秀兄子穉襁負喪親家貧無資得乳母乃自
生乳唐書元德秀兄子穉襁負喪親家貧無資得乳母乃自
將軍中元德秀兄子穉襁負喪親家貧無資得乳母乃自
故佐史元應聲痛哭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
愛過此坐還之鞠便當辭職先奏推恩為武陵太守
攜子姪到部兄子儉中途得病僧度為廢寢食人或慰
之僧度曰亡兄之商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辭職
初奏山堂肆考宋陳瓘兄弟友愛伯氏之子及後貶謫以至終身

諸子皆白衣木
授前鋒任得伯父稱子通鑑謝安兄
嘗有不滿之意
才略時荷堅數侵寇安乃舉元為前鋒戰于淝水苻堅
集甲宵遁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至南史王曇首與
兄弟會集諸子姪任其戲適僧器宇深弘儀容偉
茂何法盛晉中興書何充字次道年在童齒伯父遂謂
名汝今器宇深弘亦當出我右伯父光祿大夫熙拊歆首
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毅撫育五人徵辟
當有佐命之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三府陳留耆舊傳高齊字孝甫敦厚少文華有深沈之
行履以女妻焉劉彥明燉煌錄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
掾純之孫也推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萬與孤兄子
于是三府競避世蒼梧營樓別墅萬字文玉南陽
辟皆不就
新野父衛尉興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
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初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

徵拜謁者以父憂棄官歸晉書謝安于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餽饌亦屢費焉安殊不以屑意

居貧磨鏡得返還刀 南陽郡太無資歷鏡仁孝秉志潔清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張掖德之南征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子青毀之納母公孫氏以髦獲免納妻段氏方娠囚之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卒臨終授超以金刀逃于羌中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

老易盡讓家財 晉書殷浩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浩口談論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推布衣

蔬食反居併門 魏志篤珣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黃老兄亡後養嫂兄子恩禮甚篤

反居併門盡推財與之由是名著

請封兄子獨薦

姪才唐書魏徵以定五禮當封子孫男徵請封孤兒錄呂久穆蒙正致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

與租襲爵入坐賦詩

漢書何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和入與之張騰文子顯宗不許不得已此弟好學年十三四在伯父馬張騰文子顯宗不許不得已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甘羅超等絕倫卓彼差等謂世羅羅名麟即答曰選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乎蠢弱殊

讚招隱寺獻泛湖圖

才伴年仰慙二子俯愧前言

因話錄李約初至金陵于叔李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鈞宴寺中謂約曰十郎傳誇招隱寺昨遊宴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謂約曰十郎傳誇招隱寺昨遊宴何殊用絲物裏腥膻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獻大廳綺笑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

陶朱霸城平吳名義身退扁舟伯叔母勸學授經
 晉書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任氏
 曰汝今年踰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因歎曰孟母三
 徙以成仁曹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關
 乎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學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號元晏先生流下唐
 薛播事見賢母類下唐
 英姓辛氏隴西人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曰會所在縱
 恣非持久之處下之道吾畏其志會果反祐嘗送錦被
 憲嫌其華反而覆之晉書杜預有妻嚴氏字憲京
 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今可從伯
 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座預果後為儀同三司
 叔共賞文義幼著名稱晦南史宋謝琨與族子靈運瞻
 衣巷故人謂鳥衣之遊崔鴻前涼錄范績字弘基幼
 有名稱族祖上洛太守毘撫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駒也
 歷事三朝諸士友服其清亮
 舉秀才為郎中遷中都謁者
 稱以麒麟
 子驃騎

本傳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
 此吾家麒麟與否宗者必此子也吳志朱異字季文
 為陽武將軍軍據曰素知李文雅今見之復過所聞使
 父驃騎將軍據曰素知李文雅今見之復過所聞使
 守水碓得聚藏書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姿望秀
 親所重從叔父爽部屬有名當世亦不取之使守水碓
 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願畢矣舒亦不介意後遷至司
 徒後博物志蔡邕有書追萬卷末入繁從子景字長緒家
 亡後其子被誅邕所與繁書悉入繁從子景字長緒家
 莫輕彭祖欲用叔虎晉書王沉賤娶子浚字彭祖司
 親黨所知渾謂弟深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
 減方州牧伯亂世可為都督三公懷愍之世果為幽冀
 都督位至鼎鉉如渾所言晉書王彪之字叔武從伯
 導曰選曹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虎曰
 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
 之於時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
 宋書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
 從叔尚書令珣為哀冊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敘節

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覽畢便益之接其冬秋代變後
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拜秘書
郎常曰南史劉宋黃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特重稱其

子弟親若幼童當謂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天中記

蔡邕曰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索太常

傳詠傀儡詩宋齊語錄梁特對進食則比豆

從叔者何可載問曰從叔惟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

美約有漸色瘦竹齋談藝錄韓侂胄冬月攜家游西湖

牽絲偶偶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遊春黃胖韓顥族子

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

不樂要終宴而事祖如父以序襲封王沉字處晉書

去未幾禍作司空視所養沉事祖如父與共居恩同

少孤為從叔司二息序厥年各數歲松迎與共居恩同

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廢絕朝廷以松屬近欲終

以松子襲封松哀序孤微乃讓封于序開者稱焉

為令器戒奪鄰居元史姚燧三歲而孤育于伯父

翰器也長自有成年十三受居蘇門督之甚急楊奐曰

田宅皆鄰居業也呼而讓之曰某其皆我故舊任職

豈宜奪之俾遠去乎名之還給以原券不問價

宮官著名別駕有後漢書侯霸字君房族父顯等領軍

書號曰太常侍晉書顧球有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軍

別駕族叔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叔姪四

增囑立兄子左傳宋穆公疾囑兄子與夷曰先君舍與

廢先君之舉先君若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棄德不讓是

夷其將何辭以對乃立之封頡羹侯漢書漢高祖微

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之陽為羹盡客去已而視釜中

尚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

皇母以爲言高祖曰其非敢忘之爲反自捶後漢書

卒恭養孤幼教訓其子信爲穎侯原推與田宅張禹字

伯達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慙改過漢書疏廣爲太子太傅兄

伯父達推田宅與廣受之榮漢書疏廣爲太子太傅兄

辭辟命辟叔父後漢書劉矩有節以叔父太傅兄

遼爲諸公所辟至貞潔之質陳留朱龍嘉其志義未仕

太尉號爲賢相進貞潔之質陳留朱龍嘉其志義未仕

臨從事與俱獵縣酒肉彌不肯嘗問其故答曰聞之

也彰吾家千里駒魏志曹休字子文家千里駒祖姪光我

叔父晉書謝安嘗欲詣陳盛納兄子傲密爲具食安至

而乃不能光益叔父符家千里駒晉書從兄子也堅嘗目之

曰吾家千里駒請易弟子爲山賊所執範詣賊賊還範子範

千里駒請易弟子爲山賊所執範詣賊賊還範子範

之賊美其言感而悉還之吾家明珠末書劉孺七歲

護之曰此兒必大吾門可稱佳器南史謝密字弘微童時

置座側謂賓客曰可稱佳器南史謝密字弘微童時

此吾家明珠也此兒足矣剖竹赤城家小阮詩我

敏可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剖竹赤城家小阮詩我

城邊赤端笏馬前兆尹出遇公權叔父端笏而爲京

字以起之唐書柳公綽始生子之時伯父起之華曰與

均指使唐書盧邁叔下邳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

娶無子咸勸畜姬勝對曰兄堪寄門戶唐書任瓌父

弟之猶子也勸畜姬勝對曰兄堪寄門戶唐書任瓌父

爲定遠太守環早孤忠撫愛甚常曰吾二父重鎮唐

子雖多傭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環也吾二父重鎮唐

韓弘子公武從弘入朝爲金吾將軍弘出河弘弟重

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乎因

人部

端監貢

卷一百一十五

叔姪

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威遠使略遺敘其宗姓推為叔父威酷暗其詩目已所為為偷江東集
推叔敘宗
舊史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名自號江東生

叔姪五

詩齊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台曜澄華鉉岳裁峻經天為象麗地作鎮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質超瑚璉才逸卿雲播筆泉湧動詠雲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壁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貫七訓是敷三英有粲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增唐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詩曰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禮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

念倚門愁 宋黃庭堅送姪隨侍詩曰莫去沙邊學釣魚莫將百丈作轆轤清江濯足江上坐燕子日長宜讀書

原書後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

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張與誠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間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謙恭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之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

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增魏王昶誠兄子及子書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是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自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宋司馬光與姪書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于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

凌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于汝輩而汝輩亦不如人也

宗族一

增白虎通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爲其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

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韻會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爲宗 毛詩曰麟之角振振公族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又曰時庸展親 禮記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 又曰君子因睦以合族 周禮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注云三族父子孫也 又曰以八刑糾萬民三

曰不睦之刑 爾雅曰父黨為宗族 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老子曰六親不知有孝慈 漢書匡衡傳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即五族也 漢記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漢雋曰宗英謂宗族之英俊也 北史張普惠傳曰三從九親別疎昵之序五服六親等總麻之心 唐書曰一姓為九宗 藝文曰五陵皆鼎族謂盛族也 李華曰良家茂族 彙苑曰郊廟或替則宗哲慕其祀焉宗哲宗族之明哲也

宗族二

增山堂肆考曰列國齊大族二懷與田也楚大族三昭

屈景也 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其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 晉傳曰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廬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天中記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澹景仁裕以德業傳美景懋純景先

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元暉藻繪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新唐書曰初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嫁娶必多資人謂之賣婚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以爲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爲姓氏錄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與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山

堂肆考曰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崔寶等爲冠北史曰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喧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曰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 遼史曰耶律吼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瑒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世宗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爲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明紀曰太祖問鄭濟曰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曰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嘉歎

宗族三

原葛蕭

杖杜

詩序

桓王也

周室

道喪其九

本

根枝葉

左傳

桓王也

周室

道喪其九

本

公樂

不可

尋斧焉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九宗

禦侮

九宗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太叔

禦侮

九宗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從身

禦侮

九宗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先帝

禦侮

九宗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怒曰

禦侮

九宗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絹事

禦侮

九宗

百世

九宗

詩本支百世

通巢

遺

宋史范文正

錄自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見我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道北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為大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達昌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建昌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郎中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不微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貴弘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家至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類性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書名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職經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人部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人部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人部

公政府

歸姑蘇

焚黃

披外庫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

兩宗 裴家三眷 之山堂肆考王氏有兩派一覽從兄雄

雄生二子子渾又渾生戎封安豐侯又生衍為尚書令覽

六子長子裁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逸少此琅邪臨沂

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湛子承之後生祖和四子渾深

淪湛渾四子尚濟澄汶湛子承之後生祖和四子渾深

藍田縣侯故時稱述為王藍田此晉陽太原王氏也

以後王姓者皆出此二族云五代裴皞傳裴氏自晉魏

以號中眷為名族燕者號東眷居京者號西眷居河東

侍中又為尚書生二子長全裴遵從光武平蜀曾孫茂為

次曰徽號西眷徽曾孫天明號中眷 宗稱太傅

姑事女巫 唐文選注劉宋謝康樂稱謝太傅安為宗哀

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掖彦昭認 遙遙華胄

為同宗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之力也 宗時

悠悠世祚 昌南史梁何昌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

笑曰遙遙華胄 唐高儉傳贊風教既薄譜錄都廢人

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彭城悠悠世 假陰求官 同譜銜怨 孤帖李懷遠少

底岡頭魏書郭祚字季祐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

承耶祚曰是臣先人通儒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

明聖自惟幸甚因勅以太牢祀淮廟令祚自撰祭文

呼為鼎族太原王鄭氏不離榮陽岡頭盧澤底李士門崔皆

牢事文類聚劉君良銀質而金飾而鳥咸爭樹犬亦共

現人耶君良即與兄弟異居月餘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

流涕以告復同居南唐書居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

餘亦共一牢食犬次而坐而食之有畜犬百大疏小疏

南鄭北鄭前傳疏廣與姪疏受歸鄉里共設酒食請

昆弟老人請立產業故人相娛樂居歲餘廣曰吾豈老悖不

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

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因話錄太傅鄭細第在南出自

南相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自北相時謂南鄭相北鄭

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右族名門膏粱華腴世族論三世有三公曰膏梁

有令僕曰華腴總鼎鑊作糜郊原會食時尹氏貴

言家世之富貴也鼎鑊作糜郊原會食時尹氏貴

族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墜取鑊底糜飯鑊深

大故人不見也唐書崔元暉三世不異居家人

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他饌

分母乳弗聽婦言元史張問八世不異妻家人百餘

室為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推啼泣諸母見

兒亦不知孰為已母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

源彙苑喻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猶衣服之有冠冕也

也又曰喻人之有宗族然後久長猶水木之有本源

富貴不加宗子之門寶玉分于伯叔之國子禮庶

子祇事宗子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
獻其上而服其次若非所獻則不敢入宗子之門宗子
正宗敬宗者也尚書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

宗族四

恩以掩義
禮門內之治

殺分扶問 宗易於下

敬禮祖還于上宗易下故 分有等殺
傳庶人工商各

反親去聲

宗易於下

敬禮祖還于上宗易下故 分有等殺
傳庶人工商各

也左傳曰晉吾宗

宗易於下

敬禮祖還于上宗易下故 分有等殺
傳庶人工商各

棄親

周鞏簡公棄親

族盡 左傳楚公子比族盡

親以飲食之禮

周禮人君有食宗族之禮

親以飲食之禮 周禮人君有食宗族之禮

世降一等

高陽苗裔

裔離騷經帝高陽之苗 奪

宗奪適

漢書梅福曰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

漢書梅福曰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

謂文王舍伯邑

爭先後

世說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

王何也恢曰譬如

人倫之盛

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

驢馬驢能勝馬乎

人倫之盛

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

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始是矣及休

人倫之盛

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

豈徒然也

禁婚高價

族不得自為婚高宗詔山東六

禁其喪宗落譜往反

忍字百餘

唐書張公藝九世

家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

忍字百餘

唐書張公藝九世

字百餘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

忍字百餘

唐書張公藝九世

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

忍字百餘

唐書張公藝九世

孔帖杜牧鄭處晦

望閥高華

孔帖蕭復

制曰族清胃貴

望閥高華

孔帖蕭復

宋史陳競安德人十八世

望閥高華

孔帖蕭復

同居太祖旌其門曰義門

望閥高華

孔帖蕭復

宗族五

人部

開盤頁伯吳三百四十五

宗族

天

詩梁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曰吾宗昔多士文雅
高縉紳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傍枝實紛亂領袖寄
親姻名價齊兩許閨門比三陳風力咸通邁藝業並紛
綸元方振高羽洛令初解巾自爾典名郡所在號清淳
齊兒敢爲俗蜀物豈隨身祿俸不妻子謳吟乃吏民孰
云穢明德惟在中聖人若能遺酌我稱首當屬仁仲將
本特達坎壈猶賤貧方成天下士豈伊席上珍外情或
簡易內鑒甚人倫時然臨下邑摘伏信如神顧余晚脫
略懷抱日湮淪游宦疲年事來往厭江濱十載猶先職
一官乃任真土牛竟不進芻狗空重陳羈旅無儔匹形

影自相親蕭索高秋暮砧杵鳴四鄰霏霏入牕雨漠漠
暗牀塵所思不可見邈若胡與秦願子加餐飯良會在
何辰 又仰贈從兄興寧寘南詩曰家世傳儒雅貞白
仰餘徽宗派已孤狹財產又貧微棲息同蝸舍出入共
荆扉松筆時臨沼蒲葦得垂帷幸逢四海泰日月耀增
輝相顧無羽翮何由總奮飛一朝異言宴萬里就睽違
遠江飄素沫高山鬱翠微相思對淼淼相望隔巍巍死
灰終不然長岑且未歸當憐此分袂脉脉淚沾衣
晉陶潛贈長沙公族祖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
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躊

踏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詣氣冬暉映懷珪璋爰采春花
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書梁王筠與諸兒書曰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焉

序宋黃庭堅贈黃成之序曰予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而後相識亦可悲也

增論唐柳芳氏族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民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圻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門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秦既滅學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

乃知姓氏之所由出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
權歸右姓晉宋因之始尚姓焉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
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為右姓唐貞觀氏
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
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
不可與言譜也

記宋錢公輔范文正公義田記曰文正公方貴顯時
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
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
計而時其出納焉 蘇洵族譜亭記曰匹夫而化鄉人

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于其門
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于其家鄉人有為不善于
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
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
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
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告吾鄉黨鄰
里也乃作蘇氏族譜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
焉 陸游義莊記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于其宗
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于忘之蓋以身為親疎
而不以先人為親疎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己之子已之

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及推而上之至于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屠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于是 朱子劉侯義學記曰今士大夫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無為州郡害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于六

品家雖溫而產未至于千金其所以用心乃如此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非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人部五
惡婦
賢婦人

夫婦一

增易曰興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 又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曰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 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 詩曰女
曰鷄鳴士曰昧旦 又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
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又曰婦人從人者

人部

歸盤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夫婦

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坐以夫之齒 又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體同
尊卑以親之也 儀禮曰夫婦一體也 周禮曰夫尊
于朝妻貴于室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
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稱尊故齊等言也 又
曰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曰男君故謂妻曰女君也
彙苑曰夫扶也以道扶接者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
婦字從女從帝蓋女持帝以奉灑埽也 又曰妻之爲
言齊也以禮問而得與夫敵體 又曰嬪嬪者賓也蓋
取相敬如賓之義也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

以設夫婦象也 又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 列女傳
曰惟夫婦爲同庖 又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
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
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禮儀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史記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 杜欽
傳曰妻者夫之陰子者父之陰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
夫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
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
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 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

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夫婦二

增左傳曰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後漢書曰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曰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又曰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又曰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

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魏略曰鍾繇老而納正室蓋取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之義吳志曰顧愷字子通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出省之愷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趣令妻還其貞潔不濁亂如此

夫婦三 慢夫 薄婦 妻黨並附

原齊體 同心 夫婦齊體 詩儷儷同心 二物 一齊 左傳為夫

經一物 禮 增畫眉 捉鼻 漢書京兆尹張敞為婦 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房之內夫婦之私 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 夫人戲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但恐不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夫婦 三

耳免種玉陳金搜神記楊雍伯嘗設漿給行旅一日

種公曰得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

徐公曰得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

弟能史周彬不治財產服儒學妻嘗讓之曰汝家兄

晚必得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以財往錫後將奈何答曰歲

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今比諸兄弟何為勝厚以所

內子細君禮曾子問大夫內子諸兄有殷事亦為勝所

遺細君是自損解嘲東方朔名于細君適妻也殷事所

原占鳳凰附絲羅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

增詩咏鵲巢禮榮翟第宋叔康

妻制妻汚南醜女亭伯美妻襄陽傳蜀黃承彥汚南名

擇婦家有醜女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婚即載送之諺曰

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唐書崔顥字季伯娶

妻之凡四五娶又白狐九尾孔雀二目吳越春秋

娶行至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

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之謂之女嬌白狐九尾麗成

祖實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

畫二孔雀十屏間請婚者射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

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之

堪作夫人起呼侍婢晉書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

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榮貴其妻貪口不言錢字

晨起試之令婢以錢遺牀下衍嘗嫉其妻貪口不言錢字

瞽女完婚于世說王安豐妻常此阿堵物去婦人卿壻

卿學讀書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宋史周恭叔自

太學讀書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宋史周恭叔自

女家日貧不敢復舉議恭叔無所嫌遂娶之愛過常

人程伊川先生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微不得此事

鄒忌衣冠

懷恩姿狀

戰國策鄒忌修八尺有餘形貌

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甚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唐書權自視又弗如遠

懷恩姿狀沉毅每盛服私妻也聘許廣漢女及即位公卿議

笑著新衣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劍

大臣知指白立許健仔為皇后與車騎大怒使持去婦更

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使持去婦更

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馬脯牛頭田居蠶室

由得故桓公大笑著之新何馬脯牛頭田居蠶室

決錄注丁郎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

鄭獄免官徒跪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

罪且擯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耶服

酒以甄壺瓢勺梳履勿謝南齊書下彬字士蔚性嗜飲

梁鴻夫婦裴澤恩好喜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晏飲

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恩同志時

人號為梁鴻夫婦北史裴澤妻鍾鹿魏氏恩好甚隆

亦至性強立時人為其健婦夫半婚辭宰相會卜

房幃女義方辭不取俄而徵楚乃娶之欲妻以夫人之姪

不附宰相今感知已也玉堂開話浮州書記薛昌緒

為可之然後乘燭造室必有禮客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

誦房幃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

而可之慢夫矜才於婦庸奴其夫明曰昔賈大夫

惡娶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鼻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

言不笑夫史記外黃不樂王郎微嫌盧豕謝世說

請賦詩述懷崔立成一絕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
盧郎官職卑自是妾身生較晚不及盧家年少時
薄妻蕩舟 局戶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

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
也蔡人嫁之 唐書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
妬 作書告別 誣客逐妻 漢書竇元彤貌絕異天子謂

元吉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
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 唐書令狐建

將左神武大將軍其妻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
臣請案 機絲題句 織錦題詩 聘謝氏女為妻及至

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為尼亦來奔作詩贈肅云本
為第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繆繆時公本
代肅謝曰針是貫絲物目中常逐勝去頗憶繆繆時公本
似故時肅甚恨遂造正覺寺憩之 晉書寶滔妻蘇氏
名蕙字若蘭性聰慧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寵姬趙
陽臺以行蘇氏悔恨因織錦為迴文五綵相宣廣八寸

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 怒犯
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機圖以寄滔

齋宮 書入內閣 漢官儀周澤字稚卿為太常臥疾齋
以為千祀齋禁收送詔獄并自勅謝當世疑其矯激不
實 北齊書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

為狗所吠 妻黨戒弟勿來 責姪不進 世說王右軍
弟司空情中郎鑒曰王家見二謝領筐倒屣見汝輩來
平平耳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 塵尾指牀 檳

榔 斛 晉書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導早為顯官
君生也 南史劉穆之少貧恒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
其妻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
曰檳榔消食君何需此妻密為截髮市者饒為其兄弟
以餉穆之自此不敢對夫梳洗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

兄弟飲至醉以金盤 貯檳榔一斛進之

人部 附錄頁白卷三十四 夫婦

夫婦四

原饋食齊眉

漢書梁鴻妻孟光

增預為娶婦

後漢書

平仲年十五

饋食舉案齊眉

增預為娶婦

戴封字

海邊嘗經其家

大母以封還預

為娶婦封暫過

拜親

不宿娶曾罵已

國策人有挑其

鄰之妻者其長

者罵

者或曰夫非罵

爾者邪曰在

原上酒酬酢

晉書何曾

人欲其報我在我

欲其邪曰在

原上酒酬酢

閨門整肅

拜上酒酬酢既

畢便出一歲如

賓已南面妻北

面

小損陽世說王

衍妻郭氏貧疾

無厭不南面妻

北面

陽亦言不可郭

氏呼為鄉里

呼為鄉里

唐書曰我不忍

里落他處又沈

約詩曰富不易

妻

唐書曰朕欲以

還家問鄉里詎

堪持作夫

富不易妻

唐書曰朕欲以

文妻卿何如叩

頭謝曰臣妻雖

鄙陋相與共貧

賤臣

雖不學聞古人

富不易妻此非

臣所願也帝乃

止

夢返寫詩

萬花谷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

意思迷夢魂不

怕險飛過大江

書至妻有詩一

首如夢中所見

供具紙筆

郡國雅譚王元

燃燭供具紙

誼聯瓜葛

金蘭

好方愉琴瑟情

夫婦五

原詩漢秦嘉贈婦

詩曰寂寂獨居

熒熒華燭爾不

是居帷帳何施

又留郡贈婦詩

曰人生譬朝露

至歡會常苦晚

念當奉時役去

人部

夫婦

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
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
不可卷 又曰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
少小罹紮獨旣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
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陵臨路懷惆悵中駕
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
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
促 又曰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
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坐起爲
不寧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

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
愧彼贈我厚慚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敘我情
魏徐幹挽船士新娶妻別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
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
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
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又
室思詩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
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
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晉傅元秋胡詩曰秋
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

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久悅
令顏借息北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陸機爲
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已入德
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雖爲三載婦
顧景媿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
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
瑤與瓊 潘岳內顧詩曰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
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丹榮淥水激素石初征
冰未泮忽焉袵締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
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

永願言良不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 嵇含伉儷
詩曰余執百兩轡之子詠采蘋我憐聖善色爾悅慈姑
顏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繇夏搖比翼扇冬臥蛩蛩
饑食並根粒渴飲一流泉朝蒸同心梨暮庖比目鮮挹
用合醢醢受以連理盤朝采同本芝夕掇駢穗蘭臨軒
樹萱草中庭植合歡 宋孝武帝擬室思詩自君之出
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 顏延之秋
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
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
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預節停中阿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如
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媿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涖 梁
徐悱贈內詩曰日暮想青陽躡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
游塵掩玉牀不見可憐影空餘黼帳香彼美情多樂挾
瑟坐高堂豈忘離憂日向隅心獨傷聊因一書札以待
九迴腸 唐白居易贈內詩曰生爲同室親死爲同
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
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
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
使千載後傳是何如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

者飲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飽何必膏粱珍繒絮足
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遺訓清白傳子孫我亦苦貧
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原書後漢秦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
時僂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
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
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
遣車往想必自力 秦嘉妻徐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
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
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

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
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
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
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
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
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
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
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
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

張常自所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
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妻又報嘉書曰既惠令音兼
賜諸物厚顧慙慙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
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
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
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
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
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尚待君還未奉光儀則
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梁何遜爲衡
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

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
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
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
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
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瑶慰其
杼軸 周庾信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曰昔仙人道引
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
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
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
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

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陳
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曰昔魚嶺逢車芝田息
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慚
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
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憶冀迴陌之難迴
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
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
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
使難通絲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
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

鸞羞鏡勿使窺牕獨坐姮娥笑人

賢婦人一

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詩曰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禮記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禮秋官疏曰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 東漢皇后紀曰婉靜有禮 漢書曰家貧思賢妻 列女傳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李柔傳曰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文選曰婉孌淑慎 陳子昂

曰姆師酒食之議女工纂組之繁莫不總制清衷洪宣懿則茂蘋蘩之雅訓協治止之芳猷稟柔成性蘊粹含章窈窕之秀婉孌之資 又曰貞節峻于寒松韶儀儼于溫玉 又曰溫慈惠和信肅修睦行有法度動有禮經嚴恪以理家人琴瑟以和君子則已含弘光大矣若乃宗廟哀敬仁孝也娣姒祇和謙順也蠲潔酒食婦儀也黼黻元黃女工也洪此四德而務六親可以作範母儀昭宣盡則矣 張說曰希盼矚者若遲日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衡蕙 王維曰靜無違禮故組織有常訓動必有節故環珮有常聲

賢婦人二

原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增

左傳曰趙姬謂趙衰曰請逆盾及其母叔隗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固請逆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以盾爲才使爲嫡子使其子下之

原列女傳曰楚昭貞

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

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納之五日而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有一美婦人

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曰暑日苦曝獨自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又曰梁寡婦高行者梁之賢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

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誘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我者可全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禮修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

後郡內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決烈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慷慨以死為誓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為同縣朱曠所聘婚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姝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

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又曰犍為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遠嫌不歸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宗婦愍之曰何貴義輕生如此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稱故豫刑以明我情耳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奇少

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趣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于是迎者空返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女名紀配性聰敏達于詩書進退閒暇伯亡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誡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為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

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本州所辟至壽春盜害之刺史尹曜捕得盜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女太守客請以為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之更為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之 增後漢書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尚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也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

乎晉記曰杜弼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盧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唐書曰高愍女名姝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制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刑徧拜四方女問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問父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駭歎詔諡曰愍諸儒爭為之誄又曰衡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方厚即以死告馭

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方厚閉久乃絕妻程氏懼并死不敢哭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冤下御史鞠治有實昌齡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孔帖曰符鳳妻某氏妹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某氏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眾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于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沉于海遼史曰蕭氏耶律奴妻小字意辛嘗與娣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如禮法眾問其故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為禮法自然

取重于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于心乎聞者大慚又
曰蕭氏小字訛里耶律朮者妻居朮者喪極哀毀既葬
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
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
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妾復何依恃自刃而卒
又曰蕭氏小字接蘭耶律中妻天慶中為賊所執潛置
刃于履誓曰人欲污我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
召中為五院都監及金兵略地嶺南中守節死接蘭悲
戚不形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賢婦人三

節烈並入

智識

才略

文學並附

原德配

道成

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素功
以致爵位夫人之德如鳴鳩乃可配焉

以成肅雍之德

婦教

婦式

禮

周禮婦教以禮
吳志李衡遣

采蘋

種橘

詩序采蘋夫人不失職也
吳志李衡遣

勅兒曰洲上有木奴千頭亦當足衣食耳母曰汝父恒
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曰蓋人患無德

義不患不

富貴也

窺御 解圍 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

揚其妻請去是後夫自抑損晏子問之

齊眉

割鼻

婉婉

齊眉

割鼻

後漢梁鴻字伯鸞貧春于皐伯通無下妻孟光

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

梁鴻行詳前

婉婉

齊眉

割鼻

窈窕

禮記婉婉聽從注婉淑女

增

織履

投畚

韓

詩

外傳楚莊王使齋金百斤聘北郭先生曰臣有箕帚之
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君以

織履為食今如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

所甘不過一肉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

賢婦人

賢婦人

賢婦人

與婦去之列女傳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所制投碩人賢室賦詩注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

妻謂之郊弔庭趨左傳齊莊公襲莒莒子親鼓之

賢室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于郊使弔之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杞梁之妻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以杞梁之妻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白走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恨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負薪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美之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隱之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廢學其妻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自出束修郊弔庭趨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

世說山濤

與嵇阮契合金蘭妻韓氏覺公與二人有異謂公曰負

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貝酒食

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勝耳公曰伊輩亦嘗以我度為

勝救夫先姊後漢書蔡琰嫁于董祀祀犯法當死

蔡伯喈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

辭清辯言甚酸痛操乃出祀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

少有才辯謂曰妾姊高逸未遇良匹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前

行可乎對曰妾姊高逸未遇良匹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前

却瓜歸茗明語林方櫛髮有以瓜盛銀餽者安氏被

髮呼僕拘送于朝又曰鄭曉嘉靖中盛銀餽者安氏被

金者上覆以茗公謂茗也受之夫人手撥茗知擊柝

語公整理其茗剗腸斷髮元史至正十五年有周

覆篋如初歸之剗腸斷髮元史至正十五年有周

麻鷺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

毛氏曰寧割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曰汝

碎則臭我碎則香賊剗其腸而唐書崔繪死妻盧

氏少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表求繼室詔許之

賢婦人

思冲歸幣三百舉盧曰吾再辱于人乎是夕糞穢面
還崔合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其志詔為尼以
終守城投井

妻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固守賊孤援鄭保英任刺史
年四十一死我義及兒婦皆與汝等死何如其女等皆垂
泣父惟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

賈直女及兒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封髮斷臂唐書
可別嫁董氏不答引繩束髮以帛封使直生不可期吾死

手不開直言氏不答引繩束髮以帛封使直生不可期吾死
餘幼疑五代史王凝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子

尚幼疑五代史王凝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子
不納牽其臂而李氏出之李氏仰天泣曰我為婦人不能守

節尹聞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開束髮
漬衣輟耕錄王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

坐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相忘虛空鎮常寂
尸一膝而逝守素逾七年幾于得道又曰漳州
陳端才之妻蔡氏三山至元間寇起與里中婦女同舟
避難寇追及衣冠信之更取衣三冠投水死寇退三玉給曰

父端廣升父異甚視之則其父也移舟而收斂其尸從
之上者三父異甚視之則其父也移舟而收斂其尸從

原挽鹿車臥牛衣從後漢書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
妻之資送甚盛宣不悅妻曰桓氏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

衣知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乃
婦道宣至司隸漢書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

泣後章至京兆尹京師尊貴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
曰人當知止章不從竟死獄中頌椒花詠柳絮

晉書劉琨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世林下風閨
說謝道韞王凝之妻謝安姪女詳叔姪同郡張元妹有

中秀才世說王凝之妻謝安姪女詳叔姪同郡張元妹有
賢婦人

賢婦人

于三家或問之尼答曰王家夫人神情朗徹有殺江
林下風氣顧家婦冰清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充罵姚萇殺陸氏傾產率茂部曲為吳郡守被江充所
殺乃率壯士與萇戰殺傷甚眾為善騎射登為姚萇所
戒失學勸立功後漢書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
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問故樂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
一則損之累以至寸機而寸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
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唐書薛仁
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拔圍出夫踰城救父晉書
妻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
拔出還于萬人之中又曰荀崧女潘崧為襄城太守之
乃密燒甲都盡又曰荀崧女潘崧為襄城太守之
曾所圍欲求救于平南將軍石覽灌時年十二率勇士
數十人踰城突圍且戰且走
前詣覽乞師兵至賊走
陝境不雨韓市呼天

陝婦人廢居事叔姑甚謹家欲嫁之毀而自誓後叔姑
病死有女在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誅
之烏哀鳴尸上歲夏暴之十日不腐蟲獸亦不敢近境
內經年不雨呼延其為太守謁其墓謚曰貞烈婦其日
大雨金史記肅政毅韓和俠累披面抉目自屠死韓購
以千金何畏沒之政姊聞之誅成賢弟之名
乎乃之韓志陳凱妻遭亂詣賊請活姑命王愆期議曰
留獄鄰野人而臨危妻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孝矣後漢
書盛道妻趙氏字媛姜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孝矣後漢
姜夜告道速逃建立門戶妾留獄代君媛乃解道桎
吏應時見殺道會赦放歸道已遠以實告官大家昌
夫耕妻餉列女傳陶大治治而官大是謂蒙害無功而
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之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
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
顧後害請去晉書陶潛妻翟氏與潛志
趣相同能安苦節夫耕于前婦餉于後
身先國稅

家禁時妝 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妻鄧氏剛決
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嘗諫夫用法太嚴行逢怒曰
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何自苦如此曰稅官物也公不先
邪因話錄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
椎髻改妝 澣衣被絮 家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
而黑方舉石臼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俱隱深山耳乃衣綺緇傳粉黛豈鴻所願哉妻曰將以
觀子之志耳安自有隱居之服更為改妝椎髻著布衣
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乃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為
業紡織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冬月無被欲澣衣則
以供朝夕 禮儀規矩 祖德儒風 史通東漢一代賢
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者鮮矣嘉字士會隴西人
李一為陳雲妻一為宣歙觀察使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
相見衣服村落形容僕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諦祖德

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人出
稼橋布裾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
下傳正告以將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救死而已言訖淚
也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乎 以康為
謚 送別作詩 魯史黔婁死曾子與其門人往弔之見
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手足不盡斂覆
曰斜則而有餘足則不若正而不足也 曾子曰先生之終何
為謚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為是此而謚為康
乎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先生有餘富也 先生不戚戚
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侯鯖錄
宋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詩及召對
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時有人作詩送行否璞曰獨臣妻
有詩曰更休落鵲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 歌成黃鵠
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或聞其義將
樹宿鴛鴦 列女傳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
孤無彊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

人部

賢婦人

賢婦人

賢婦人

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黃鵠之歌明己之不肯二
適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求又曰韓憑為楚康王舍
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焉奪何氏
何乃作烏鵲歌二首以見志又作書答夫憑得書自
願以尸還韓氏衣與王登臺遽自投下得遺書于帶
忽有梓木各生于塚枝連于上根交于下又有鳥如
鶯常雙栖其樹朝夕悲鳴人皆謂韓大夫之精魂也
粉書扉上鞋易市中後漢書陰瑜妻荀爽女也名
以詐疾召采采歸而懷白刃爽執奪不得已強嫁郭
為歡建四燈共談奕敬憚之及曙奕出采叱左右辦
既入室以粉書扉曰尸還陰氏字未成遇人來乃衣
帶自縊死以所掠宦家女妻之婚三日即謂夫曰若
貌非久在人下者何不為去計乎夫疑其試已訴于
張命華之越三日復告夫愈疑又訴于張張命出之
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為陝西行省
政事遣人攜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以所成

布匹償賣價乞身為尼見居某菴遣人即往故遺鞋履
于地尼問其由具道所以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吾
主母也尼曰歸亦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具禮迎至
陝西重為蘭陵縣君安南節婦幕府朱克融亂雍
被劫雍妻蕭氏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
蕭氏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遂自死文帝太
和中贈為蘭陵縣君唐紀全節婦者安南賊帥齊亮
之母也夫死以忠義誨其子亮不聽遂絕之自田而食
之乃紡而衣代宗大曆初下詔褒雙節一門二尸同
處一男苑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生一女方二歲生
改適俞斷髮五月姑先卒舅游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勸之
子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又曰嚴
庸為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溺水死妻袁氏年十八嚴
趨大溺處尋尸不見遂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于沙
際見一尸同處焉皆以為為節義之感有司以事聞表為

賢婦人

烈女 詔贈夫人

石旌烈女

唐書薛仁果降將旁企地

醉寢于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

崇義夫人且支解不知死楚言軍敗妻李語之曰君常辱成

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

成刻石表曰烈女禮葬入幃剔目投棺割耳唐書房

後人盧泣入幃剔目以吾病革卿年少不可寡居善事

愈禮之終身彙苑魏浦妻房氏幼有烈操年十六而

博卒及斂房乃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

壤其姑劉氏曰新婦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

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以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

投清風嶺

號節婦墓

彙苑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

既而舅姑及夫皆死主將見其美欲納之恐其自縊令

貞婦視守之明年春師還行至嵎縣清風嶺下絕壑處

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過臨江歐陽希文與妻廖氏共

挾其母走山中為賊所迫廖以身蔽姑使大潛負以逃

賊執廖欲汗之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

臂廖氏大罵語絕而仆鄉

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渤海夫人

廬江小吏

封夫人諱絢字景文善草隸工文章咸通中適殷校書

庚子冬賊起遂為所俘夫人正色奮袂大罵賊怒殺之

殷校書歸揮淚大慟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觀主父主母

俱殯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世稱渤海夫人焉

合肥有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妻劉氏為

始所出小吏漢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

自縊時人憐

之遂名其地

忠臣之婦

宰相之妻

草書規卒董卓以厚禮聘之妻乃誦軍門自陳卓使侍

者拔刀圍之妻知不免大罵曰君西羌之種毒害天下

唐書盧惟清

徐還鄉里糲食斥鉛膏絺綌不御會大赦徐間往迎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驍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州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還又曰趙州刺史高歡爲默毀所攻州陷歡仰藥不死默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汝官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言賊知不可屈乃殺之

潤生席草 字剪皮金

無錫儲福靖難兵至調曲靖衛卒挈家行日夜涕泣守義而死妻范氏養姑韓氏每哭其夫輒走山谷中大號不欲姑聞之也一日范至澗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席草因取以織席售而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平范營葬爲廬于墓側亦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又曰王烈婦者劉女也夫死密製斂服費飭又剪一皮金爲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

撫妾守喪 語林解縉胡廣兩家皆有孕成祖命捐腹爲婚縉生子廣生女上與定聘後縉死詔

語林解縉胡廣兩家皆有孕成祖命捐腹
為婚縉生子廣生女上與定聘後縉死詔

獄子戍邊廣欲離婚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之婚上所
 定也誰敢易之後縉子遇赦還遂爲夫婦又曰樂清
 章文實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妊而文實且死金
 氏聞堅請往視文實一見即逝金氏撫妾守喪妾生子
 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禮部郎景泰時欲疏請復儲恐
 貽母憂金氏聞之曰汝能死諫我無恨也疏上忤旨杖
 幾死綸訟獄金氏怡然
 後綸官至禮部侍郎
 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戰國策齊
 襄王以太史氏爲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
 侯信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
 曰齊多知解此環否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
 椎破之謝秦使
 曰謹以解矣
 谷投逆旅主人求漿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
 姬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有備不
 可圖翁不聽姬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姬乃
 殺雞爲餐以謝客世說魏許允爲吏部郎多用鄉里
 人部
 賢婦人

明帝收之妻阮氏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
至帝覈問之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不知也陛下
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而檢校皆官
得其人于是釋允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自若云無憂
尋當還作粟粥以
待頃之允果至
數以事侵瑯琊王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王即位衡憂懼
欲奔魏妻曰不可瑯琊王素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
若明矣妻可自囚詔曰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乃當逆見優
饒其遣還郡又曰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怒出爲
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出爲
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
留俊臣敗其黨皆流敏獨得免
裳通鑑呂祿過其姑呂頴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
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
母也齊書符承祖方用事親姻多趨附以求利其從
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
樂妙與之衣裳多不受
預知虎步
自戒雞晨
桓通鑑

后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
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續世說唐太宗嘗與后論及
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
人豈敢與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
桓君挽鹿
漢書漢元帝幸虎圈後宮皆在熊佚出圈
上問何故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
以身當之列女傳鮑宣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問
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曰先
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披香博士
通鑑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好祝詠主
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廢燕考問班婕妤好祝詠主
無知慙之何益帝赦之
歌舞者趙飛燕名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妾性尤懷粹
左右見之皆噴噴嗟賞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
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彈
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才略帷車袖劍
肩輿抽
刀魏志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
于都亭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縣尹縱
賢婦人

學擅文章 名垂金石 孔帖殷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

高氏筆畫道麗不類婦人歐陽公云予集草錄一房隣妻

博矣而婦人筆畫名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書

成東觀 詩約西池 高列女傳班彪女名昭一名姬博學

志求及竟而卒和帝詔所著賦頌藏書閣踵而成之又

作女誡七篇有助女訓所著賦頌藏書閣踵而成之又

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又作大家讚云待得明年重把酒那

夫人嘗有家詞約諸親游西池云待得明年重把酒那

又無風 四百餘篇 二十八字 列女傳蔡邕女名琰

曹操問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姬曰昔亡

父賜書四千餘卷問有存者今所誦纔四百餘篇耳乞

給紙筆真草惟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毛直方

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迴頭晚來驟雨歸

飛急去作西牕一枕愁此趙德麟更迴頭晚來驟雨歸

初趙鯉居見此篇遂與之婚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兄稱博士 詩寄良人 魏書甄后年九歲喜書用諸兄

筆硯兄謂后曰汝當作女博士

耶答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覺前世成敗以為己戒不知

書何由見之 南部新書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屢舉

不第將至家妻先寄以詩羔見 稱徐惠妃 號女進

士 唐書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

有進士能文每語人曰 對鏡圖形 援琴作歌 友議

南楚材游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知之乃對鏡自

圖其形并作詩寄之楚材遂歸媛復為夫婦如初風俗

通百里奚去虞將適秦其妻以門關烹雞母餞之後矣

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辭婦自言知音呼之因援琴撫

絃而歌名虞歌矣 文成女則 詞寄夫君 唐書長

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 西清詩話丘舜

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咏為樂其女嘗作

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曉得蕭郎馬過時 才著女官

人部

詩經卷之二十一

賢婦人

元

又曰烏程沈氏名瓊蓮字瑩中聰慧善屬文入宮為給事中孝宗嘗試守宮論沈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官豈必守哉上悅擢為第一禁中稱

序旌慈母學代嚴

師又曰韓參議汝慶妻屈氏有詩才及卒女韓異悲母代穎以傳母集對山感其誠為詩麗而序表揚之

又曰孫文恪妻楊氏有才學能為詩麗而序表揚之師楊為工部員外應解女文恪繼室四子皆至卿貳為夫人所出者二諸孫皆進士如游官至大學士

茂四德而蘭幽有馨潔百行而玉立無玷並王珠玉滿堂不忘于澣濯

象服之飾配德于山河彤管之嚴比潔于圭璧

賢婦人四

增永巷脫簪

通鑑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跪于永巷

謀于桑下

左傳晉公子重

耳過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謀于桑下蠶妾以告姜氏姜氏殺之矣乃與子必戒其夫

其謀醉而遣之必戒其夫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

于難伯宗好直言必及耳忌和音

樊姬諫獵張敞傳楚莊王好獵與之石帘

司徒免乎曰免齊侯自徐關入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

之與之石帘磨笄自殺代王使宰人操銅斗擊代

王殺之其姊聞之呼天磨射穿七札

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將殺之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

引亦已勞矣而不穿一札將殺之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

道左手如拒右手如射射穿七札賜金三鎰

割歡同輦

張華女史其言而射穿七札賜金三鎰

吟寄白頭

相如將聘茂陵

賢婦人

賢婦人

賢婦人

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
乃止長卿消渴卒文君誄之傳于世
昭作女誠馬融善執刀侍立蜀志孫權以妹妻先主
之令婢女習焉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
復先主每入中心嘗懷刀婦有四德魏許允婦奇
婦所之皆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新
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兵守孤城唐書李希烈謀襲
許有慙色遂相敬重
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募死士固守賊遂
去縣卒完遷散財募兵通鑑崔寧與楊子琳戰數不
侃為太平令
萬募兵得數千人以題詩返寄元史吳叔仁業太學
擊子琳破之子琳走
簡乃白紙一幅遂題詩返寄之曰碧紗窓下拆緘封
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吳
大賞復
寄以詩

賢婦人五

原詩齊王融秋胡詩曰日月共為照松筠俱以貞佩紛
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
千里空閨積思生
百里奚妻虞庠歌曰百里奚五
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麋庠今日富貴忘我為唐楊
容華新妝詩曰宿鳥驚眠覺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
鸞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
去復徘徊張揆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曰睽離已
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
為進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

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宋王荆公女吳安持之
妻蓬萊縣君寄荆公詩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氣應憐
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 毛友龍
未第其內寄詩曰剔燭新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
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南楚材妻薛媛
對鏡圖形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經顏
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
却時展畫圖看 明沈瓊蓮贈弟詩曰自出辭家入禁
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
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年望汝題金

榜同補山龍上袞衣

原箴晉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
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
衣雖多無貴于色斜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
秋實冰壁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
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原贊晉左貴嬪楚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
妻亦冰清同味元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又荆武王
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
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

梁妻贊曰遭命不辰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
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晉鈕滔母孫
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
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髫髻四教成
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
之和敷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
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倚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
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
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原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

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
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實備其體若
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
淑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
徽風邁淑慎其身

贊白樂天元夫人墓誌昔漆室緹
縈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
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婦時亦無聞今夫
人為女則孝友為元氏婦則豐潔家祀為母則執書誨
二子皆已通經女美如此婦德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
可以冠古今矣

原書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孫夫人書曰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伏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原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聳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肩嗣之繼憐貨其父母之資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

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于今五十餘年矣詳觀古之遺烈書於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長于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

善誅柳下惠妻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惡婦

原貪錢

世說王衍雅尚淡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春穀

管子女三嫁入於春穀言

貞順也

奇衰

周禮奇衰媚也

陰訟

謂爭中

怨耦

怨耦曰仇

乘夫

詩乘陵也

豔妻之煽

詩豔妻煽方處

牝雞之晨

書牝雞無晨

晨

牝雞無晨

晨惟家之索

防猶不至

禮以此防人

牝雞之晨

牝雞無晨

庸奴其夫

見慢姑

近則不遜

論語女子難養近之則怨

庸奴其夫

見慢姑

不

宜其妻

禮不宜其妻宜善也

婦怨

不思淑女之章

詩窈窕淑女

婦順不修

禮記

婦怨無終

左傳女

且壞夫人之法

世說東海

家內則郝夫人之法

淵鑑類函

卷二百四十六

